

新民晚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数个寒暑假,我是少年,从诸暨来,瘦骨嶙峋,出没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

所有的风恣意而激荡,新鲜甚至充满黄浦江的腥味,并且吹起我十来年岁干燥发痒的头发。我愿意四处游荡在附近的六大块和八大块,沪东

工人文化宫……我的身体充满着使不完的劲,我的眼睛像侦察兵一样观察着四面八方。我去过摆渡的江边,去怀德路和许昌路闲逛,我简直无聊透顶。每一个夏天睡不着的夜晚,我偷偷起床,开门,手拿着根短棍,沿着28路的主向,从许昌路站向提篮桥站出发。短棍划拉着高大围墙的墙体,发出突突的声音。路灯光照着蝴蝶牌缝纫机、飞跃牌电视机、凤凰牌自行车的巨大广告牌……

这是一个睡不着的少年,十分热爱着上海的气息,也热爱着狭长如裤带的弄堂。

龙江路75弄简陋粗鄙得像棚户区。我外婆家的门牌是12号,我十分后悔,老房拆迁的时候没有把这块门牌号作为纪念收藏起来。弄堂里住着扬州人、绍兴人、南通和宁波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操着各不相同口音。在弄堂的东边,有一个痴呆的小伙子,粗壮有力,一年四季全身赤裸,拿一年四季呆滞的眼睛看人。后来他失踪了。他是被谁带走的?还是自己把自己弄丢的?弄堂西边的第一间,住着一个脸上全是小坑洼的年轻人,也许那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小方桌边,神情忧伤地拉小提琴。他一个人生活,没人知道他的家境,只知道有一天他从外地来到弄堂,打开了这扇门,走进了积满灰尘的房子。据说这是他孤身一人的姑妈留给他的房子。还有我外婆家的隔壁,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的父亲鼻子上有颗黑痣,所以我们叫他“黑鼻子”。“黑鼻子”对人友善,但是对女儿管教很严,不允许漂亮的她去参加厂里的文艺晚会。后来“黑鼻子”车祸死了,我们谁也没想到,他的身份

竟然是一名便衣警察。75弄最美好的记忆,都属于我。我去公共自来水龙头淘米和接水,我戴上红袖章,替外婆执勤,傍晚的时候敲响铃铛,穿行在弄堂,吆喝着“关好门

杨浦龙江路75弄

海飞

窗,小心火烛”。在让自己显得十分忙碌这件事上,我十分卖力。

舅舅龚金喜,上海自行车三厂年轻的热处理车间工人,他订了《新民晚报》,那时候这份报纸瘦弱而单薄,一共六个版面。我能看到同样年轻的女邮递员送报纸的时候,推着自行车一路向前,脚步匆忙,十分麻利地把每户的报纸从报袋抽出,像飞镖一样扔向门板。报纸会顺着门板滑落,像一个惊慌的孩子。最后报纸到了我手上,我会急切地翻开,寻找副刊“夜光杯”……在弄堂里,我认识了对门7号的一对姐弟,他们的爷爷是绍兴人,不爱说话。他们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家商店的营业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干净而整洁。我还认识了15号的女孩,她们家来自南通,她叫我垃圾瘪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诸暨乡下。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

少年的时光飞快得像一道光线。当我十七岁的时候,当兵去了南通。探亲的时候,我带着我的战友他们晃荡进了这条弄堂,这

时候发现,这条弄堂,如此狭长瘦小,装不下我摇晃的青春。

而弄堂附近,有一座新沪钢铁厂,产生巨大的粉尘和噪声,我只能望见高高的厂房,我在想厂房里,藏着多少的秘密。我一直想要寻找这些秘密。后来我写下的小说《秋风渡》,女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在新沪钢铁厂工作。六大块菜场,被我写在了小说和电视剧《麻雀》中,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接头的地点。我回忆着龙江路75弄的一切,并且写下了无数的散文。

2020年的某一天,我参加上海书展,心血来潮,出现在这块早就拆迁了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但我能看见许多影子。比如以前龙江路的派出所,现在是社区办公室。我绕到了龙江路后面的扬州路,那儿的弄堂,保持着30多年前的模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告诉我,这一大片的弄堂,暂时拆不了……他加重了语气说,我一直在等待着拆迁的这一天。

因为等待,生命变得绵长而且更有意义。那我们又在等待什么?

我站在路口,看到了曾经的一座录像厅。那儿深埋着我少年的行踪。阳光刺眼,龙江路像一场若隐若现的白天的梦,或者说浮在我记忆中的海市蜃楼,依稀清晰,又万千感慨。



前些天去访问书法篆刻家陆康先生,得知他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饭后八点多到工作室,整理祖父陆澹安遗留的资料,创作书法和篆刻,一直到了下午四点多。中午吃点东西,稍微休息,但并不午睡,白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超过六小时。尽管偶尔外出应酬,但总体保持一种劳作的状态。我听了之后觉得又惊讶又佩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把精力投入艺术和学术的创作之中,这样自律而简约的状态真是令人向往,可以说是过着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生活

董少校

陆澹安是南社名士、学问大家,他去世后留下大量手稿资料。陆康早年跟随祖父学习古文辞与书法,旅居澳门二十年后回归上海,担负起整理祖父遗稿的重任,陆续出版《说部卮言》《戏曲词语汇释》《小说词语汇释》《澹安日记》《澹安藏札》《庄子未议》《恨不相逢未嫁时——弹词开篇选》等一批著作,嘉惠学林。今年新出版《陆澹安楷书字义入门》,呈现陆澹安早年课徒稿,兼具欣赏与示范价值。陆康把祖父的各种手稿装裱起来,分别释读并题字,让原本杂乱陈旧的资料条理清晰,可赏可读。陆康乐此不疲,小而言之发掘家族遗存,不致湮灭,大而言之延展前辈学问,造福后人。我看到陆康先生过手的一部部册页,都是心力的积累,感佩无尽,相信未来会用展览或出版等方式,为更多人所享用。

刻了一方印“静无尘”。这三个字出自元代许有壬的词《太常引·小斋潇洒颇宜贫》。全文如下:小斋潇洒颇宜贫。清有竹、静无尘。俗子不敲门。只风月烟霞是邻。古瓶清雅,寒梅疏瘦,昨雨忽纷纷。尚有一枝春。快报与南厅主人。

“静无尘”字面意思容易理解。小屋精致,绿化一流;地处偏僻,清静无尘。这里几乎处处有花香,四季静悄悄。“静无尘”表面写景,赞美大自然,也表达了作者的心情与心愿,向往内心清静;向往远离恶徒满街甚嚣上尘的现实社会。我刻“静无尘”这方

有学问和艺术上的创造作为根底,陆康的生活洒脱自在。今年6月,澳门基金会主办“陆康作品展”,是继2006年后陆康又一次在澳门举办个人大型书法篆刻展览,尽管他没去现场,依然嘉宾云集,多家媒体作专题报道,显示出陆康艺术在澳门享有的声望。展览结束后,陆康将两件作品捐赠基金会,其他作品则分送当地朋友,答谢他们的支持。豁达潇洒,一至于此。近期,陆

康为友人徐明松、毕立伟、庄芝岭的一个个展题写展标,为史依弘剧场题名,为胡建君画扇题字,为宝山寺书写对联……凡此种种,皆不取分文,成人之美,给予比索取更令人快乐,此中真情与金钱无涉,绵长醇厚,荡涤人间。

访问陆康归来,我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感受:理想的生活,是创造的生

上个月中旬,女儿和女婿替我去了三十多年前住过的旧居浙兴里。不为怀旧,专程告别:浙兴里要拆迁了!

女儿转告说,刚进大弄堂,我的眼睛就湿了。是见了另作他用的小学堂?是见了斑驳离离的红砖墙?是见了家门前的一只只水龙头?还是原先阔大气派的弄堂竟变得如此逼仄狭小?“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弄堂了啊!浙兴里老了,是该跟她告别了。”

我特地嘱咐她要走进我们的原住房看看,看看那间我们曾住过三十几年,而与我调房后的先生又住了三十多年的客堂间!

我今年曾写过一篇《调房》,与于先生全家重续了友谊。女儿动情地转述道,《调房》里当年那个读五年级的小姑娘,后来传奇般成为她班上的大学生,一见多年未晤面的老师,即刻跑上前相拥而泣,满屋里是带泪的笑声!

人家调房,像以物易物,中意后交割完毕,然后“银货两讫”,再无交往。而我们两家断断续续往来了三十多年。同一间屋的两家房主,把手言欢,指点、观看,拍摄下屋里屋外旧有的、新添的设施。说不尽流逝的岁月情,道不完旧屋的新变化。

告别,看似容易,实则艰难,难忘一波几折的调房经历,难忘这间老屋曾赠予的种种快乐与磨难,更难以割舍因拆迁而消失的生活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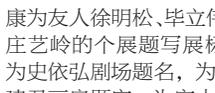
生活里,有告别就有遇见。

上个月,我在晚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扫码》,写的是我周围好几个摊点主人在疫情艰难时期,殷勤地服务大众,努力地讨生活,坚信艰难终究会过去,未来一定更美好。不想这篇文章在小菜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送去的一张报纸,摊主们竞相传看,笑着,纷纷说,有人写我们了,我们小百姓也上报了!

报纸传到了菜场场长手里,他让相熟的摊主转告深深的谢意。更想不到的是,这张赞美摊主的报纸,最后被菜市场信息员带到公司里去了。

那天我又去买菜,摊主们说得最多的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并嘱咐我,“今后再写写我们哦!”

这就是我的遇见。遇见了可爱的人,遇见了可喜的事!



活。陶行知曾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艺术家创造新穎的作品,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发挥创造力,带给世界更多美好的可能。与创造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是汲汲名利,贪图享乐,耗费生命。读者诸君也调动起自己的潜力,沉下心来,加入到创造的行列中来吧!



初冬秋模样

(插画)

郑丽萍

1988年我25岁,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烟台芝罘湾召开的一个全国范围儿童文学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儿童文学前辈,如今都已离开了人世,如陈伯吹、田地、浦漫汀、任大霖、任大星、樊发稼、郑马、康志强(严文井夫人)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陈伯吹先生,这也是陈老在世时,我见到他的唯一一次机缘。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大家都尊称他“陈伯老”。他穿着一套浅灰色中山装,清清爽爽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清瘦单薄的身材,满头银丝,说话的声音很小、很柔和。

大概是因为与会人员中,陈伯老年岁最高,我的年龄最小吧,所以会议期间,去蓬莱阁、刘公岛等名胜古迹游览时,搀扶陈伯老的任务就落在了我

身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位老前辈的机会。陈伯老精神矍铄,其实根本不用我搀扶,只有在攀登较高的石阶时,我才会手臂挽手臂地搀扶他一会儿。他的身体是那么轻小单薄,就像一个小孩子。我搀扶着他一起登上了刘公岛、丹崖山和蓬莱阁,还在一块写着“道德神仙”的著名匾额下合影留念。

坐在路边休息时,我好奇地问道:“陈伯老,您的名字很特别呀,这里面有什么特殊含义吗?”陈伯老微笑着说:“呵呵,我几乎大半生都在向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然后仔细给我解释了他名字的来龙去脉。他原来的学名叫“汝坝”,后来念私塾时,先生为他改名为“伯吹”,出自《诗经·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坝,仲氏吹篪。”伯

氏指兄长。因为他是兄妹中的长兄。1926年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时,就是署的“陈伯吹”作为笔名。

1996年,在《天津日报》工作的诗人宋曙光先生约我写点庆祝儿童节的稿子,我给了他

温暖的回忆

徐鲁

四首小诗。曙光以《儿童诗四首》为题,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上。这四首小诗由《儿童文学选刊》选载后,又荣幸地获得第1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

人——纪念儿童文学家陈伯吹诞辰100周年,选取了陈伯老一生中几个关键的时刻,向小读者们讲述了这位儿童文学大师一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但毕竟只是一篇万把字的文章,无法详尽地展现主人公曲折和漫长的一生。不过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能用清浅的文笔,为小读者们写一本比较完整的《陈伯吹的故事》,该有多好!

又过了十年,2016年,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我撰写的长篇传记《陈伯吹的故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为了纪念陈伯老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而献上的一瓣心香。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了这样一句话:“陈伯吹先生的一生,是为幼小者的一生。他献出了毕生心血,为幼芽和小苗

洒上清清的泉水。”

与陈伯老和“陈奖”的缘分并未结束。第二年,我又荣幸地受邀担任2017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终评委;两年后,我的长篇儿童小说《追寻》,荣获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陈伯老曾在《光明的烛》里礼赞过的红烛所发出的不熄的光亮,在《人类的恩物》里赞美过人类文明之火:“烧起一个火锅,妈妈和孩子一起来坐……屋子里像春天一般暖和。”回忆起与陈伯老和“陈伯吹奖”的三往事,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

责编:刘芳

印,不是借印抒怀表达崇高,是刚巧一位朋友指定让我为其刻一方引首章。我用一天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看印克,相当高兴。我觉得这方印蛮好。首先,内容好。“静无尘”是一种理想境界。古人追求,今人渴望。第二,形式

也挺好。三个字引首章,上下排成一行,像是造了一幢三层楼。“尘”是一层,“无”是一层,“静”又是一层,层层向上,高耸入云;而且一层有一层模样:“尘”字上有一个拱型,下有一个“土”字结构,使这幢三层楼的最底层美观又大方;高大又敞亮;基础结实,结构稳固。“静”字处于三楼,正好满足了“静”的要求。因为,三楼比二楼、二楼静呀。而“无”字处于中间,不但相对密度高,而且“无”刚巧有一个三横结构,我故意使其连接两边边框,这样,一方面对下没有太大的“压迫感”,另一方面,用三道屏障有效地阻断了底层“甚嚣尘上”。

一方印里有“尘”,一个社会里也难免有“尘”,但一个“无”字,三道屏障,让爱静的人静了下来,可谓屏障之法。

记得吴昌硕先生有一枚著名的印章——“我爱宁静”。今天,我刻“静无尘”,也赞美“静无尘”,并体悟到“闹中取静”的一般方法。

告别与遇见

桑胜月